



賈平凹
长篇小说大系

土門

广州出版社



贾平凹
长篇小说大系

土門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土门/贾平凹著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7.10
ISBN 978-7-80731-576-6

I. 土… II. 贾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03687 号

- 书 名 土门
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
(地址: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: 510121)
选题策划 朱 鸿
责任编辑 杨 斌
特约编辑 唐建福 白 勇
责任校对 杨珊珊
封面设计 感觉空间·木光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(地址: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岭村 邮政编码: 102445)
规 格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11.5
字 数 176 千
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
印 数 1~8000 册
书 号 ISBN 978-7-80731-576-6
定 价 1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当阿冰被拖下来，汪地一叫，时间是一下子过去了多少岁月，我与狗，从此再也寻不着一种归属的感觉了。

那时候的人群急迫地向我挤来，背负了如同排山倒海的浪，我只有弓起脊梁去努力抗抵。倾斜了的院墙下，支撑的那根柳棍就是这样吧？老冉收藏的博山陶鼎，以小鬼做成的鼎腿也是这样吧？五十年前的晚上，正是风高月黑，云林爷家的老牛挣脱了缰绳来到村口，不想遇着了那只金钱豹的，两厢就搏斗开来，豹的前爪抓住牛肩，牛头抵着了豹腹，谁也没能力立即吃掉对方，谁却也不敢松一口气的——一夜的势均力敌——天明时便双双累死在大石堰下。我是不行了，我真的是难以再支持，后腰发酸，胸部胀得生疼，想到膝盖一弯就要扑倒，立即会有千只的男人脚和女人脚从身上碾踏过去。这是谁，拎不着，也扫不动的，得连泥带土铲起来，这是谁的肉饼呀？好了！蛮脸的警察提着警棒跑过来了！短短的腿，胶鞋的帆布帮渗着黑的汗渍。警棒并没有举，张开的嘴又合住，只透出一条红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厚唇……人群便向后斜去。——只要有风吹过，任何小草小木都要飘摇的。但现在，一切骚乱却未发生声响，只有着阿冰在一声汪后又呜呜了两下，如瘪嘴的老太太高声说过一句还要低声再唧唧唧唧，软沓沓的，是无可奈何的叹息。我是多么感念这两下余音啊，不至于在一时的寂静里更加恐怖。耸耸肩站稳在那里，眼前依旧又恢复了七月天里袅袅不绝的热线，水天一色。是的，水天一色，但远处并不是孤帆远影，广场外一幢一幢水泥钢筋砌起来的楼房，都在热线里开始变形，弯弯扭扭，如醉了酒的汉子。行驶而过的车，一辆一辆，软和得失去棱角，似乎随时要稀化在那里了。四十米外的第一幢的第一层的谁个人家，竟会有着一个小小的篱笆，用建筑工地废弃的脚手架的破竹竿编织，种着菜蔬，栽着几株葵花。葵花开得金黄耀目。凡·高！我当然知道，那个割掉了自己耳朵的丑陋荷兰人，他的油画就是这样的。他是在夏日里发疯的吗？夏日的太阳容易使人发疯吗？范景全是曾经坐着飞机俯视了全城的，“你知道吗？”他说，“西京是以蜘蛛的形状建的。”这广场又是蜘蛛的哪一块部位呢？广场这么大的，学着外国的样儿，全植了草皮，但草皮并不完整，一块发绿，一块发黄，甚至有裸露着的

肮脏的黄土，斑斑驳驳有些像爹的那颗癞疮头。

爹是死了，有着铜包叶的旧樟木箱里，还留着爹的工作证，原籍的一栏是写着仁厚村三个字的。一生走遍了天南海北的铁道工，那个夏天退休回家，一坐在门槛上，卸了帽子就往下挠，脱了袜子又往上挠，说：嗨，最美的还是咱这儿嘛！在井台上摇着轱辘把的爷爷嘿嘿地笑，娃子，你终于晓得故乡了！爷爷把轱辘把撒了手，轱辘把哗哗地打旋转儿，咚地，桶掉进井里跌成碎片。父亲是一株老树，他到底还能叶落归根，而我充其量还只是棵弱苗子，却就要被连根拔起，甚至拔起了还要抖掉根根爪爪上的土，干净得像是洗过一样！五年前修建这个广场，村人还热衷着把田地翻开来，掏出下边的沙，夜夜用马车运到老城东门口去出售，高兴着可以赚好多钱。而市长亲自为广场命名“城市广场”，在电视上讲述这个命名有着如何从农村走向城市化的象征意义，我们是怎样的参观过，向远在外地的亲戚们炫耀过，如炫耀我们仁厚村的菩萨庙会有明王阵鼓一样。但是，城市数年的扩展，在仁厚村的左边右边，建筑就如熔过来的铅水，这一点汇着了那一点，那一点又连接了这一片，……做了一场梦似的，醒来我们竟是西京里的人了。我们在西京里，就真的如这些可怜的丧家狗啊！瞧呀，獒犬，圣班纳犬，秋田犬，牧羊犬，阿拉斯加雪橇犬，自得宠于人类后就只有主人没有了家，而人是靠得住的吗，西京里靠得住吗，以至于一纸公告颁发了无证狗的禁养令，就得遭受全城范围内的捕杀了！在水泥柱上，狗的眼前晃动的是什么呢，是落着雪和一片片黑色松林的北海道峡谷和辽阔的瑞士草原，还是豪华的客厅里那些闪烁的壁灯和柔软的沙发？六月天的打着旋涡的麦浪没有了，静穆得如千手观音的柿树没有了，乌鸦再不来报丧，喜鹊也不来叫喜，再不能提着竹篮去剜荠菜，蚂蚱在脚面上飞溅，酸枣刺破了手指……在今天，我们——人和狗都是不配有什么故乡的！

人群里，紧贴着我的是一位肥胖的女人，厚厚的粉脂在汗水冲刷下弄成一个花脸，真丝的裙衣湿沓沓在身上，完全暴露了那坠吊的奶子和凸起的小腹。上了年纪的女人就是一身臭肉吗？我竭力想从她身边挤过，一抬头，不远的那个男人还在热辣辣地盯我。他已经很久时间在盯着我了，我瞪过他，但他还是勇敢地盯我，勇敢如苍蝇。流氓！在这么个场合还有这份心思？我这么暗暗骂着的时候，竟也真的看见了几只绿头的苍蝇从水泥柱上起飞，盘旋在头顶，后来一只就落在胖

女人的左耳轮上。在仁厚村的经验里，即便到野外，你怎么也寻不着苍蝇的，但只要一解手，它立即就出现了。我和眉子去给云林爷屋里搞卫生，云林爷的绝招是能用筷子在空中夹住苍蝇，他不愿劳动我们，笑着说：“这是我养的！”苍蝇是永远在这个世界上藏着的，这只平日又藏在城里的什么地方呢？西京是明万历年间修建的城，如果也是养着的，嗡嗡，营营，西京城里的苍蝇就从明代一直飞下来的吗？

“喂，扯起来，胖子，扯紧绳！”

“他娘的×，解不开这圈嘛！”

“文明点，胖子，语言要文明哩。”

“他母亲的生殖器！还真是真皮做的项圈！”

“用刀子割断！”

“嚓！”

项圈割开了，阳光下一条丝麻编织得非常精美的狗绳，日地丢过来。我弯腰拾起，看见套环的布片上写着“德国狼犬”。我差不多已经拾到十二条写着各种狗名的狗绳了，许多拾狗绳的人以忌妒的目光也斜我，他们必是认为我是女的，那个警察就以此要讨好，殊不知胖子和眉子是很熟的，我只是在眉子家见过他一面罢了。

胖子眯了一只眼看我，牙齿白花花地微笑。

“他认识你？”胖女人硬着声说。

“我只认识他。——他是破获一一二八凶杀案的立功者呀！”

“那这是名人嘛？！”

胖子应该说是名人。几个月来，西京城里到处在议论着这宗凶杀案，人们以为家里装了护窗网、防盗门，回到家里就是最安全的了，一个画家，却偏偏就全家四口被人捅死在住宅楼里。街上曾经张贴着悬赏二十万元举报线索的告示，这告示诱惑了多少人，据说举报者有过十余例，但都是毫无价值的一派胡说。最终在案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胖子审讯另一桩案子偶尔诈出了这一案的结果。罪犯，两个吸食白粉而又没钱的街上痞子，他们就住在画家所在单位的街的对过，且与单位的人相识，当上百人的破案组带着警犬忙活了一月理不出头绪，他们还跑去看热闹，拍着警犬说：“这家伙肉吃得多了！”可是，其中的一名因别的偷盗被抓住，两天两夜轮番的审讯时，他的毒瘾犯了，鼻涕眼泪流下来，浑身筛糠。胖子拿着白粉，说：“你要交代了，给你吸！”白粉给他吸了。“你知道这白粉多少钱吗？”“多少钱？”“二十

万！”他说，“二十万我要送你呢！”胖子还没有醒悟过来。“我现在瘾越来越大了，可我没钱买白粉，就是有钱，货也越来越难买，而且还常是假货，我恨死这些做假的！”他咬响着一阵牙齿，叫着胖哥，就哼哼地笑了两声。“我感谢你还能给我白粉吸！但我不想活啦，真的，不活啦！小弟要学雷锋，让你立个功呀！”于是交待他们如何制造了一一二八凶杀案。这罪犯或许已决定要死，一切都无所谓，或许是白粉的作用，他交待杀人经过时简直是在炫耀：带了两把刀子，第一刀斜着从熟睡儿子的下身送进来，抽也没有抽，那一根肉却断下来在地板上蹦跶。女儿被捅死在小房门口。听到响动，画家从另一间房子出来，大裤衩，一只赤脚，一只脚穿了拖鞋，他们就抱在了一起厮打，还是另一位抓着砚台砸了画家的头，他才补了一刀在小腹上，让肠子咕嘟流出来。然后，刀逼了主妇交钱，她不交，刀尖刺进每一个关节处转着搅……“我这是第一次杀人，胖哥，杀了那老女人我就瘫在地上，汗把毛衣毛裤全湿透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看见了一条狗，是条土狗。这土狗长得真是漂亮！它原来一直在厕所门口目睹着，差不多吓呆了。我说，你全看见了？你这漂亮的狗！举了刀向它扑去，它却钻进了另一间屋子，竟能用身子撞关了门，又大声吠叫。我们才匆忙开了大门跑了。”交待出的情况与现场吻合，但庞大的破案组一直认为凶手是一人，是职业杀手，怎么会相信竟是眼前这么个不足一米六的瘦弱男人？随后抓获了所提供的另一同案犯，两人交代一致，此案才被定下来。胖子就成了破案最大的功臣了。胖子真是个幸运的人，他将杀人犯送上了刑场，杀人犯却送他二十万元——杀人犯或许前世是欠着了这笔巨款哩！

胖子气喘吁吁地把粗大的绳索挽环套在了那条德国狼犬的脖子上，他的大盖帽下的肥脸淌起汗，腰带松松地勒着，因为肚子硕大，裤腰在前边提得很低，屁股就绷得紧紧的。德国狼犬脖子上的环套越拉越小，被胖子牵着往水泥柱前拖。已经被勒死的狗横七竖八堆了一堆，这让所有还活着的狗都看到了，德国狼犬或许吓昏了，却并没有叫，本能地将四足僵直撑在地上，胖子便和狗在那里作拔河比赛：一会儿狗被拖前去，一会儿又拖了胖子后来。人群里已有了轻轻的笑声。这笑声使胖子羞赧，水泥柱下观看的警察也走过来，从胖子手中拿过了绳索的另一端，两人强行地往前拖，先头勒死的那条笨狗一推下车厢就瘫在那里的，胖子几乎是抓了它的项圈提了过来，贱东西的两腿之

内便稀稀淋淋地往下滴溜粪便。狗屎是十分臭的，太阳的暴晒下臭恶越发熏人。——这一定是那个小老板的看家狗，项圈里还系着一颗民国初年铸造的小铜铃。勒死的那条阿拉斯加雪橇犬，听说是一家公司老总的宠物，咬伤过周围十多位群众，这次捕杀无证狗，第一个就抓的它。这比利时的种族，体型强壮，毛色铜黄，其英勇就死的行状使围观者无一不震惊，它几乎并没有被拖着过来，而碎步小跑向水泥柱，扬着头让套紧了绳环，然后咕咕嘟嘟发出了声音，声音不躁不暴，如大人物作什么讲演。这条德国狼犬与它前边的同类断然两样，胖子和另一个警察将它拖过来，四蹄在草坪上犁开了四道沟。不知这是什么命运，它没有直接被吊在水泥柱上，而要当众勒死，我清楚地看见它在胖子和另一个警察拉紧绳子的两端时吊在了空中，长长的舌头吐出来，三只苍蝇立即就飞过去，有一只落在那黑色的鼻尖上。胖子分明是很累了，也是以为狗已经被勒死，才一松下绳索，德国狼犬却动了，倏忽翻身而起竟拖了绳索向广场的一边跑去。它明显地跑得不快，在二十米外前蹄一软跌倒了，爬起来又是跑。

这一突变使围观的人都呆了，所有执刑的警察也呆了，约摸过了一分钟，警察们一齐向狗扑去，人狗便在广场上兜着圈子跑。当狗折头又跑过来企图冲开围观的人群时，人群哗地往后闪开，但拴在狗脖子上的绳索绊住了胖子——胖子，胖子永远是好运气的——这一绊，狗又跌倒在了地上。我看见了从它的口里鼻里喷着血，血星乱溅，在阳光下形成了一个粉红的雾团。胖子就双手抓住了绳索；它又被重新拉回到水泥柱前。这次，警察们在围观人的面前丢了脸，仇恨便成十倍地发泄在德国狼犬上，粗长的绳索再一次被胖子和一脸青春痘的警察拉直，青春痘在喊：

“灌水！灌水！——把它的气憋住！”

有警察就将自己配用的塑料瓶矿泉水拿过来，往狗的口里灌。水灌进去，发着咕嘟咕嘟声，水又往外喷，又是粉红色雾团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口喷出来的水柱这么高，又这么匀散，太阳下甚至出现过一道一闪即逝的彩虹。狗再一次四肢抽搐，后来安静垂下，胖子才一放下绳，蛮脸警察就喊道：

“不能放在地上！没完全冷却，狗是不能见土的！狗是土命，见土就要复活——吊上去！吊上去！”

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再也忘记不了这句话了。

我的手上是有一块疤的，娘曾经说过，长大了疤就没有了，但现在疤依然还在。那是六岁时看着爷爷吃水烟，爷爷吃水烟从来是不用纸媒的，他能极快地从火盆上抓颗明炭按在烟哨子上，一边呼噜呼噜吸着，一边开始讲我的曾祖父的关西书院，和他当年授课的那座私塾学堂，教我念：“要大门间积德累善，是好儿女耕田读书。”我不醒爷爷的话，也伸手去火盆里抓明炭，这一抓就疼得大叫，往外扔时，火炭竟落在胳膊上。爷爷说：烫得好，这一烫我的话你也能记住了！爷爷老早就死去了，我在长，这胳膊上的疤也在长。仁厚村被征用了最后一亩田地的那个冬天，我们屠杀了仅有的十头老牛。能分得牛肉吃，这令我和眉子欢天喜地，我们炒了一顿萝卜牛肉丝，又自己炮制着做酱牛肉，得意地去六斤伯家显夸手艺，六斤伯家的院子里晒着一堆牛粪，臭气烘烘的，他正把分得的那块牛肉埋在台阶下，高声骂着造孽：猪羊生来是一道菜，但牛却不是人吃的啊，人吃牛还算是人吗？这仁厚村人我认不得是仁厚村人啦！他弓着腰向我们吼，唾沫飞溅，眼珠要爆出来，瓷光光地像两颗铜铃。我和眉子回来就恐慌，吃了为仁厚村耕作了一生的老牛的肉，一定会有什么报应的。果然，我们的胳膊上都生出一片黄绒毛来。尤其是我，在那块烫伤的疤的周围竟长出了一圈。眉子是认识了推销员后用进口的洁毛霜除去了毛，而我的还在，变成了我向人叙说我是农家出身的唯一标志。

我深深地悲哀起这条德国狼犬了，甚至怨恨了它死前的一切愚蠢的举动，却又想：这垂死的反抗多么得不偿失。如果是一种本能，别的狗怎么不这样，它是要在暗暗提示着我什么呢？但无论如何，我后悔了来“城市广场”看到了这一幕。我开始往后挤，人群里有人趁机厮夺我手里的那些拴狗绳，那个涎脸的男入甚至趁机拧了一下我的腰，我狠狠地甩了一下手，把绳统统系在腰里，昏昏沉沉地就离开广场去城南角的农科所找老冉了。

老冉的宿舍里又坐着他的同事范景全，这个年纪轻轻的就白了发的人，学的农业却喜欢写小说，小说总是发表不了，但总是将新作念给老冉，老冉就闭了眼睛静静地坐在那里听，我进去的时候，他是不念了，说：“老冉，你瞌睡了？”老冉说：“听着的，你念吧。”眼睛还闭着。“听屁哩！梅梅来了你都不知道，你还听我的小说？”范景全精得如猴子一样，他是能闻得女人味的。我才在门口对着斜对面的玻璃门拢头发，湿淋淋的刘海总是贴在额上，听见他话，忙正经了立在那

里微笑。每次来这里，我都要做出是自然而然地路过的样子，曾多次黑水汗流地跑来了，猛地在大院门口就碰着了范景全，便视而不见，昂首挺胸过门不入，使范景全喊动着才走进来。老冉睁眼瞧见了，慌忙站起，说：“明日我也要写小说呀，写了小说给你念，你就知道逼着让人听是什么滋味。”范景全“这个，这个……这老冉”一阵尴尬后，就笑了：“梅梅，是来寻爱情的，还是来请教的？”他是我学函授的辅导老师。我说谁都找的，范景全就眨巴着小眼睛，“我知道了，”他说，“你们忙吧。”就走了。

剩下我和老冉，老冉就殷勤起来，那副近视镜还未更新，腿子儿缠着胶布，我不喜欢的那条大裤衩还穿着，两条细腿踮踮着跑出跑进，买了这样那样的小食品让我吃。我是小孩子吗，怎么不买了泡泡糖？老冉说，梅梅，你气色不好，怎么啦？我说广场上在勒狗，上百只狗被勒死了！老冉似乎并没有忧伤，卸下眼镜擦拭，甚至笑咪咪了那一对鱼泡眼。德国狼犬最后被吊上了水泥柱，舌头从嘴角伸下来，眼珠蹦出，像两颗线吊的玻璃球。“你把眼镜戴上！”我说，“卸了眼镜我就不认不出是你了！”老冉戴上了眼镜，恢复了以前模样。他说：“公安局我有熟人的，弄一张皮子回来铺床，你冬天就不可能犯气管炎了。”我哼了一声，无法再和他说下去，仰身睡在他那张吱吱作响的小木床上。老冉就在一旁说他又收集到了一件明清的家具，是叫杌儿的，檀木，可以放在床上能坐能枕，也能斜倚了身子，古人真是会享受的。——今日脑子里不装明清家具，我蜷了腿侧睡去，脚上的凉鞋就嗒地掉下去。老冉便不再说家具了，说热，果然满头的汗，却瓷眼儿盯我的光脚。“你的脚真好！”我恶心的就是我的脚，五趾并齐，肉乎乎的，不能像眉子的那样瘦条条的可以穿尖头的皮鞋。我把脚一伸，伸到被角里。“真的，趾甲盖儿像是瓷片儿。”老冉还在说，又卸下眼镜擦拭。椅背上挂着那些拴狗绳，拴狗绳都是五彩的丝麻编织的。我眯着眼睛，听着了老冉的呼吸急促，开始结结巴巴说那些爱我的话，问几时能答应结婚，是在家里做席待客还是在城里的酒楼上包饭？我依旧不搭理，他就在嘴里咬着一阵舌头，听得出有一汪水的搅动声，后来去拉上了窗帘，小心翼翼地挨近来，一双手摸我的脚，腿，摸到小腹和奶。他的举动如小偷一样，窗台上那一处阳光没有遮住，泛滥了金色的光芒，又透过床边的镜子，将一个白块反射在天花板上。一本书上讲：打麻将可以将忘掉读书，读书可以忘记打麻将。那现在呢，我在老冉的抚摸

下，安静如猫，极力不去想广场上的事了，却在晕晕乎乎的气氛里，意识里感觉门外有人经过，停在那里侧耳听到了房子里的吱吱的床响，并趴在门上的窥镜往里瞧。这窥视人一定是小偷，会持了刀悄悄走进来，先刺倒老冉，当着我的面用刀尖扎进老冉的关节处一搅一搅，老冉就死了，深度的近视镜掉在地上，血沫子如肥皂泡一样堆在口鼻上。然后持刀人双手卡了我的脖子，我被倒提了双腿，似乎他还在说：“不让你沾地！你这小母狗！”

我浑身一阵痉挛，老冉却已趴了上来，一张口在我的脖子、脸上疯狂地吻。……我什么都不想了，现在能救我的只有老冉！老冉！老冉！我的老冉！我推开他，自己剥衣服。衣服是大衣领的麻纱衬衫，往上脱的时候蒙住了我的脸，“来吧！”我说，女人毕竟是女人，平日如何地自强，到头来能拯救自己的还是男人。我知道我已经是一脸的淫邪了，脸面也就全然不要，“要来咱们就好好来一回吧，反正我是你的人，你把我糊涂了去，弄死了去！”可怜的老冉，在那一时是愣住了，他没有想到以往守身如玉的我会突然变成了荡妇，他只会在我的拒绝下放肆冲动，一旦我主动起来他却惊慌失措。我摔掉了衬衫，老冉还瓷瓷地站在那里，我说：“要嘞，我要嘞……”他愣过之后，突然一脸的羞涩，将我的身子像凉粉一样拍了拍，拉过被单盖了，喃喃着说他不行了。我探手一摸那裆里，蔫溜溜的，一摊湿滑的异物——他是在抚我吻我的时候就泄了。

二

我那时犯迷瞪，从冬天到了夏天，越发儿地严重，每天的早晨已经是睡过了长长一觉，起来还胡涂，浑浑噩噩要五分钟至十分钟才能清白，接着就无来由地出现身心的爽朗或是莫可名状的烦躁。我也说不清是什么缘故，这时的心情就要决定这一整天里的情绪。或许是仁厚村的集体遗传吧，当年爷爷就这样，只是他要静静地坐在院门外的上马石上，巷道里吹进来的村外田野里的草腥味，以及不知什么地方，一股一股飘过的牛粪味、泔水味，这种气息易于使人清醒，爷爷就揉搓半天的膝盖，然后站起来，掐着了土院墙头的毛拉子开出的花，进堂屋熬茶喝，问道：“梅梅还没起来？”炕上睡的是我和眉子，隔门缝瞧见他直喝了三缸稠得吊了线儿的茶汁，那朵淡淡的小花就插在卧屋

的门闩上。后来，爷爷下世了，爹和娘也下世，墙头上的毛拉子还在开花，却再也没人掐了插在门闩上，等我梳头时来戴。眉子又同我睡过十年，两个老大不小的姑娘，村里人都在评论着我们是熟了蛋柿，到了手一碰就要流水的年龄。这个年龄却更多地生发了烦恼，每天醒来后，杂货铺的光头照例在他家后院的桃树下拉胡琴，弦索上的声音悠过来，悠过去，我们的眼皮又合上，意识里天空中有一只大鸟平着翅膀在往下落……就又睡着了。直到一帮孩子在窗前大声在唱：“这么大的窗子，这么大的门，这么大的女子还不嫁人?!”我们就在炕上嘻嘻地笑，鲜红的太阳从窗棂射进来，照耀着我们的红被和露在红被外的半个身子，眉子说：“太阳一竿子高了?”我说：“才有你一屁股高嘛!”我们还是不起来，相互拔着对方额上的荒毛，眉子就说我像我的爷爷。我长得是像我的爷爷，国字形脸，长长的法令，但眉子说这话的时候，她是在得意自己的漂亮。我比不过她的漂亮，可我长得像爷爷我也就自豪了，我开始背我的曾祖父授课关西书院时为书院拟的门联：“余以幼孤旅寓渭河自伤老大无成有类夜行思秉烛，今为童蒙开讲舍所望髫年志学一般努力惜分阴。”我又指着还挂在中堂上的爷爷自撰的对联，念：“身无半亩心忧天下，读破万卷神交古人。”我这么念过了，眉子便蔫下来，幽幽地说：“梅姐，你将来给咱上大学啊!”两人就都不再言传。——不再多言传的日月越来越稠了，我终于没有考上大学，眉子却出落得更加好看，但我们明显地有了生分。不再嘻嘻哈哈戏闹的原因是都有了爱情了吗？爱情是孤独的，孤独如老虎，也如猪。眉子就像那猪一样蠢！几十年里，城里人都在作践仁厚村，说，“柿子是涩涩，核桃是隔隔，婆娘是墩墩，女子是黑黑”，好不容易出了个美人眉子，自和那个健身器传销员恋爱后，她就变了。她开始和我疏远，开始说谎，真的，她总是在我邀请她夜夜睡在这儿的时候，她说她娘的哮喘病犯了，得回去照顾。可后来见到她娘，她娘身子好好的，说吃了云林爷的三剂药，整个冬天病都没有犯过，并且还嘟囔眉子和我在一起，什么时候能嫁人呀？“最好嫁个兄弟俩，姊妹俩就不拆伴了!”我立即明白眉子每晚是和那毛胡子传销员鬼混了。

那一天，我的家里新住了两位病人，老再也委托了范景全送来两本关于函授的辅导材料，我们说米说面说天气，后来便说到云林爷的医术。当然啰，云林爷的医术是高明的，甚至不可思议，他一个独眼瞎子，又从小患了小儿麻痹症，天知道他是怎么懂得医学的，可他治

那些疑难病，尤其是乙型肝炎，几乎是药到病除。如果云林爷像城里那些个体行医者，他绝对是这个城里的首富。但云林爷现在还住在旧祠堂后的三间土屋里，除了一个板柜，八斗瓮和一个箱子，没一件可以闪光的现代家电。他没有孩子，没有老婆，就那么冷清地生活着。病人蜂拥着来我们村，云林爷每月只能收诊八十四个病号，每天三个，村里的人家都有他发给的挂号证，每月当然也只是这三个挂号证。凡是来看病的，就并不去直接找云林，挂号在某个人家，这人家就负责病人的吃住和买药。如此，轻者可以住十天八天，重者则一月两月，每个病人就该付给这人家数百元乃至千元，而云林爷只收两元钱，顾住自己的粮钱和菜钱罢了。仁厚村之所以这般殷实和祥和，我们全仗了有这么个云林爷。“云林爷是我们的甘地！”我说，我看过关于甘地的书，说这话完全是一片真诚。但门口有人却说：“你怎么不唱‘东方红’？！”这是眉子的声音。果然是眉子。我没有理她，拿眼睛盯着穿得花枝招展的眉子和眉子身后的那个毛胡子。我知道毛胡子就是那个传销员——女人的感觉在这方面不会错的——可我立即又明白这是眉子来向我炫耀了。我没有拆穿她以前的谎言谎行，故意嘎嘎嘎地笑，笑得在床上打滚。

“梅姐！……你笑什么？”

“满脸的头，满头的脸。”

传销员的脸红堂堂的，是听了我的话发红，还是他本来就是烤鸡的皮肤？

眉子当然晓得我在嘲笑她了，她闪动一下鼻翼，吃惊了她的朋友在第一次正式见到自己的情人时不给面子。范景全低声对我说：“梅梅，你不如眉子——”范景全也是嫌我太过分了吗？范景全却说：“眉子的恋爱观是要换人种哩，你相好老冉，将来后代还是个小迷瞪！”

“去，去！”我说，从床上坐起来，又看着传销员大笑不止。

但眉子就扳着我的肩头，说：“梅姐，你牙上有一块韭菜！”我的笑立即停止，拿镜子去照时，牙上并没有韭菜叶子。这下，就轮到他们的哄然大笑和我的尴尬了。

也就在这一次，我们的关系彻底发生了分裂。原因是我们安定下来的时候，眉子告诉我，她重新寻到了一份工作，即不在宾馆的吧台上做小姐了，加入到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任办公室的秘书。这家公司的老板就是邵毛胡子的朋友。并邀我一块去，她可以推荐我做售楼部

的售房员。我一听就火了！正是这个城市有了那么多房地产公司，口口声声要改造旧城，扩大新城，才使我们仁厚村被水泥包围，面积越来越小，甚至企图消灭这个村子。仁厚村的人一直在仇恨着变得凶恶的西京城，仇恨着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房地产老板，为保卫我们的家园而苦斗着，可眉子却要做“汉奸”了！我惊讶眉子变化得这么快，为了爱情——爱情是可以将父母放在了次要的地位——却怎么能出卖自己的土地和亲人呢！我们当场争执起来，我几乎在做挽救工作，指出她行为的危险，将成为仁厚村最不受欢迎的人。我甚至把我在函授学习中得知的柳如是的故事故意讲给她，说明朝的一个歌伎，在清人南下的时候，她还劝自己新嫁的男人钱谦益自杀殉职哩！而眉子并不知道柳如是，她说她懒得去想那么多，她要发展，她要日子过得好，为什么不去那个公司干事呢，什么家园不家园的，麻雀才讲究自己的窝的，你见过老虎的窝在哪儿？我越是要说服她，越是看不惯她的恶赖富丽，说她不象农民，眉子说：如果还是农业学大寨，我可以去做铁姑娘，可我现在已经是公司的秘书了，我就得像一个女人那样地生活呀！我再没有了词去说她，我们不欢而散。送走了她，我也闷得去村巷里散心，我看见巷头院墙下趺蹠着一群人，有老的，有少的，男男女女，端着海碗吃饭和聊天，我突然有了说服眉子的话：眉子，眉子，一个农民，不管他怎样地逞强使能他都是一个农民，都要在农家墙根的太阳地里找到归宿的啊！但是，从那以后，眉子却再也不来我家了。她当然还住在仁厚村，明显地，村人小瞧了她，以前她的美丽是仁厚村的骄傲，现在下班归来从村巷里走，没有多少人肯招呼。我看见过风把栓栓家院中晾着的衣服吹在巷里，她捡起来去敲栓栓家的门，说：“喂，衣服吹出来了，我给挂在门门上了。”栓栓在院中问：“谢谢，——你是谁？”她说：“我是眉子啊。”栓栓说：“眉子？眉子是谁，我不认识！”我那时在厕所里提裤子，从厕所墙头看见她的难为情的脸，心里有过同情感，但故意又蹲下去，鼻子哼哼着，而幸灾乐祸地冷笑了。

今天的早晨，睡梦里有了什么声音，隐隐地，却好沉重，如地层的深层岩浆在涌动。仁厚村清晨的寂静，第一次被这奇怪的声音打破，使我稍稍感到意外，但毕竟没有冲醒我的瞌睡，迷迷糊糊间，悠来悠去的琴音在哪儿呢？却似乎窗外有了纷沓的脚步声，许多人在骂脏话，在叹息，在嘁嘁啾啾地说三道四……终于听明白是村边的那一片洼地

旧房在改造了，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推土机来推除旧的建筑。我吁了一口气，情绪就坏起来，知道从此之后，寂静的早晨是没有了，紧邻的洼地旧房一改造，势必下一步就在仁厚村动手了。我郁郁不乐，披头散发，把便盆端着去厕所。厕所里蹲着居住在我家厦房的那个肝腹水的男人，他的老婆一直在里面照料他，听见我的脚步就出来，抱歉地说让等一会儿。我们就站在厕所墙外的石榴树下说话。

“大妹子，害扰你了！”她说，“他一直便秘，那么大个的人，却像羊羔一样拉屎。”

石榴树热烈地开了花。脸黄黄的。会不会她也被传染上了呢？

“不急的。”我说，“吃过三服药效果怎样？”

“当然是神了哩！害了三年病，什么医院都去过了，只是没用，药是一麻袋一麻袋地吃，一身肉都吃成苦的，晚上蚊子叮我也不叮他。三服药下肚，我也不敢有大的指望，死马当活马医吧！可腹水就排下来了！”

沉沉的倒塌声又一次传来。厕所墙是土坯砌的，年长月久墙根已腐蚀了，踢一脚会塌倒吗？“云林爷是神了呢，你们安心住下来治一段时间，保证会治得好的。”

女人的脸立即笑成菊花，不住地点头。

“是呀是呀。才来时他一见我男人，开口就说：病上身三年了吧，肝肿大到肋下二指了。我还以为是你把情况先告诉了他，可昨日去，他说腹水下来了，今日广场上杀狗，你去接一只白狗的尿作药引子吧。你瞧瞧，他是瘫痪，怎么就知道广场上杀狗？我拿了茶缸去广场，挤都挤不到跟前去，挤进去了，狗是一个个吊死了，哪儿有尿，还要是白狗的尿？可谁想到，你们村一个叫眉子的就领回了一条白狗！今早露明我去找眉子，想喊了你一块去，你还睡着……药已经熬上了，你说神不神？！”

云林爷的神奇我已经见多不怪了，令我吃惊的是眉子竟领回了一条白狗！在拉到广场吊死的那一车狗里，白颜色的狗是很多的，我离开的时候，活着的只有后来我们称作阿冰的那条土狗，眉子怎么就能领了阿冰回来呢？对于眉子，我从心里反感了她，她竟能从广场救回了一只可怜的狗，这不能不使我对眉子又产生了好感。我望着天笑了一下。

“她救了一条狗，也是救了她自己。”

“救了的是我男人!”

“她还算仁厚村的人。”

“她原本就是仁厚村的嘛!”

我没有给眼前的女人作解释,即去眉子的家去找眉子,但眉子没有在家。院外的几个老太太抱着孙子码花花牌,唠叨着去年雨没落下,今夏又热得早,五谷怎么个结呀——可哪里又有了五谷?——就说到洼地的那个戚老太太搬走了,可怜她再也没伴玩这纸牌了,眼睛发潮,将鼻涕大把地摔在地上。“你问眉子呀?”她们说,“她领回个狗哩,眉眼多亲的狗!一早领阿冰登记去了。”“阿冰是谁?”“你竟然不知阿冰是谁?”于是她们告诉我,六合家的鸡下了颗双黄蛋,光头的老婆昨日吃饭,把一颗门牙吃掉了,阿冰就是眉子给狗起的名嘛!“梅梅,说个谜语你猜——小时候用,长大了不用,丈夫有而老婆用,和尚自己有,和尚也不用。你学过习的,你猜得出来吗?”我离开这伙老太太往村里寻别人去,便突然醒悟了谜底:这不是姓名吗?这些老太太一定是瞧着狗有了阿冰的名就为自己的一生而悲哀了!我再一次为眉子高兴,有义务为朋友的义举而宣传,但是,在我接触到的所有村里的人,他们一见面就谈起了眉子和阿冰,甚至指责我为什么不去广场,为什么就没有领回阿冰来呢?他们啰啰嗦嗦地讲着,说勒死了那么多狗,纪州犬,德国狼犬,阿富汗猎犬,土狗,细狗,笨狗,轮到阿冰这条白色的土狗了,它从车上被拖下来,叫了一声,叫得十分凄惨,人们都听见了,注视着它而同时被它的美丽而惊呆着。它是六十斤重的、身高七十公分的大狗,毛质为细细的下毛与粗壮的上毛组合而成。太阳光下,它被牵着往水泥柱前走,它竟走的是一条线的步伐,头微微扬着,半张半闭的嘴巴,米黄色的小鼻子。黝黑的眼圈,它简直是在展示着它最后的美艳。所有的围观人一时间都忘记了这是在围观屠杀,倒屏息静气地看着它走,如看一场名模的时装表演。但当它一步步被牵拉到了水泥柱前,经过了堆得高高的一堆狗的尸体,人们终于清醒了接下来的场面是什么,就一片嘘声,浑身都发僵了。发僵得最厉害的却是警察。胖子一边牵着它走,手竟不自主地去摩它的背,行走的姿势完全变形了。青春痘的,曾经用矿泉水灌德国狼犬的那位,甚至指挥屠杀的那个队长,他们都在惊艳中放亮了目光,瓷在那里不动。最后,队长在说——围观的人也听见了——“真美丽的一条狗!”胖子就说:“队长,这条也吊死吗?”队长说:“你说呢?”胖子说:“这是

画家的那条狗，邻居后来收养着的。”队长说：“这邻居为什么不给它登记?!”胖子说：“哎?”两人叽叽咕咕耳语。胖子就走过来，在人群里瞅，瞅了好久，问道：“谁是郊区的人?”眉子就举了手，大声说：“我住在南郊!”胖子笑了一下，就招眉子走进草地，说：“记住，把这条狗带走，不要留在城里，能保证吗?”眉子就牵过了阿冰，很快地从广场走掉了。

“你想想，那么多的狗都被勒死了，它竟被留下来，它身上一定有什么神奇的力量!”

“这狗真命大，罪犯没杀了它，警察也不勒它!”

“肯定的，生前是妖冶的女子!谁对美下得了手?”

“先生，它是公的，公狗!”

“什么叫缘分，这就是缘分，那么多人偏偏就轮到眉子!”

但我知道，胖子是眉子的朋友，胖子在人群里瞅，一定是瞅着了眉子；眉子会眼睛说话，所以胖子才把阿冰故意让她带走的。

三

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是狗命，与狗结下不解之缘，或者说，我们的前世就是狗变的。成义还在村的时候，成义好为人师，他咬定人是有灵魂的，并且灵魂的伟大与渺小和身体无关，身体只是灵魂的存寄处：伟岸的身体里可以寄存渺小的灵魂，丑陋的身体里也可以寄存崇高的灵魂。当身体为一辆铁与木做成的车子或麻绳织成的袋子，要腐烂败坏了，灵魂就飘离而去到天上，天上到处都漂浮着类似这样的灵魂，它们如云一样在汇集，融聚和分散。物以类聚就是这样的。它们慢慢地在空中游走，所经之处，地面上或许有一只蜂将采到的粉带到了另一花心上，这花要孕育果子了，灵魂就附下来，这果子从此就有了灵魂，或许地面上，一男一女正交合，灵魂附下来，孕育的人就有了灵魂。所以，有灵魂的并不全都是人，可以是兽，是草木、飞禽、游鱼和石头。而人呢，当然就会发生这一世你是父亲，下一生你又是曾经是你孩子的孩子。成义这么说着的时候，我是哈哈大笑，“如果这样的话，”我说，“世上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喽!”成义说，就是，皇帝和乞丐是一样的，将军和妓女也是一样的。我是将这话说给云林爷，云林爷只是笑，说：“成义要流浪了。”果然，成义几年里不在仁厚村。